

安塔列斯事件

(巴西)埃里科·维利希莫 著

范维信 陈凤吾 译

花城出版社



安塔列斯事件

〔巴西〕埃里科·维利希莫 著

范维信 陈凤吾 译

花城出版社

安塔列斯事件

【巴西】埃里科·维利希莫 著

范维信 陈凤吾 译

•

花城出版社出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5.625印张 1插页 355,000字

1933年9月第1版 193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3,700册

书号 10261·245 定价 1.35元

译者前言

对我国读者来说，埃里科·维利希莫或许是个陌生的名字。但在巴西，他的名字却家喻户晓，尽人皆知，其作品被誉为“历史的画卷”，前后共印行近三百万册——这在一万册即称“畅销书”的国度里不能不算是个惊人的数字。他的作品被译成英文、德文、意大利文、俄文、罗马尼亚文、荷兰文、挪威文、西班牙文等，在各国出版。据一位德国文学教授统计，仅他的长篇小说《大陆》（上、下册）就先后在德国出版三十二万册，是一九四五年以来在德国发行最多的拉美文学作品。

埃里科·维利希莫一九〇五年十二月生于巴西南里约格朗德州一个叫上克鲁斯的小城，年轻时曾在当地作过杂品店店员、银行职员、小药店店主，后移居州政府所在地阿雷格里港。从一九三〇年在《环球杂志》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偷牛贼》到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因心肌梗塞逝世的四十多年中，他写出了大量长篇和短篇小说，其中《远方的音乐》、《请看原野上的百合花》、《交叉之路》、《安塔列斯事件》等，曾获各种文学奖。由于他在国际文坛上的影响，经巴西外交部提

名，从一九五三年开始任美洲国家组织文化部主任三年。

埃里科·维利希莫是个多产而又严肃的作家。他奇妙的构思常使读者拍案叫绝。他本人沉默寡言，其作品也惜墨如金。他对社会，特别是对上层社会的辛辣讽刺，使巴西当局一度把包括《安塔列斯事件》在内的他的一些作品列为禁书，但这并未使作家背离自己的信条——“生活始终如一，作品始终如一，对朋友、对自己始终如一”。他说：“我认为，在不公正现象俯拾皆是的今天，作家至少能给所在世界的现实一线光明，使刽子手和盗贼们无处藏身。我们可以点燃一盏灯，如果没有电灯，点一截蜡烛也未尝不可。如果连蜡烛也没有的话，总可以不停地划火柴以忠于职守。”

《安塔列斯事件》是埃里科·维利希莫继《大使先生》之后创作的又一部政治讽刺小说，于一九七一年问世后立即引起轰动，当月竟然一连出了三版，均被抢购一空。当时正在美国的巴西文学大师若热·亚马多用二十四小时一口气读完这本书后，从纽约写信给作者说：“正当文学界人人追求时髦、浅薄下流的小说泛滥成灾的时刻，您的《安塔列斯事件》令人耳目一新。我不能不向您遥致祝贺。这本书是巴西作家们的共同荣誉。”

早在十年动乱中的一九七五年，我们就曾把《安塔列斯事件》的部分章节译成中文。在当时，一般外国文学作品尚在禁锢之列，象这种能刺痛丑类们神经的政治讽刺小说自然更不必说，甚至私下翻译它都会成为罪行，所以我们的翻译工作时作时辍。现在，这部小说终于和我国广大读者见面了，我们的兴奋是可想而知的。

《安塔列斯事件》所描写的“事件”荒诞不经，但书中的各

种人物——包括活人和死人——都各有鲜明的个性，体现着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特征，具有典型意义。政治讽刺小说往往容易流于漫画式的勾勒，而埃里科·维利希莫笔下的安塔列斯人，不论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都是有血有肉、有真情实感的活生生的“人”。《安塔列斯事件》产生于地球的另一面巴西，它问世至今也已有十几年的时间，但它所展现的真假、善恶、美丑依然存在。

当然，本书的艺术特色和技巧，亦有不少值得我们借鉴之处。

内 容 提 要

《安塔列斯事件》是巴西当代著名作家埃里科·维利希莫写的一部构思独特、题材新颖的长篇小说，是巴西近年来出版的畅销书之一。

全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安塔列斯》和第二部分《事件》。安塔列斯，是作者虚构的一座位于巴西和阿根廷边界的巴西小城市。第一部分，通过描写这座边境城市的两个家族——瓦卡利亚诺家族和坎博拉戈家族的恩怨、争斗与盛衰，反映了这座小城市从封建庄园制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反映了外国资本的入侵和当地群众的觉醒。第二部分，通过安塔列斯工人总罢工事件，引出一连串的惊心动魄的故事。在工人总罢工的当天，安塔列斯城里一连死了七个人，由于罢工工人占领了公墓墓地，死人不能下葬。为了争取体面的下葬，这七个死人从棺材里爬出来，向安塔列斯城的广场进军。在广场的圆形舞台上，他们静坐示威，发表演说，揭露这个城市的当权者和有产阶级的荒淫无耻、残酷无道的种种罪恶和丑行，使这帮显贵们狼狽不堪。作家通过死人之口，对资本主义人吃人的社会作了无情的鞭挞，对骑在人民头上的统治者作了辛辣的嘲讽。

小说思想深刻，文字流畅，笔力雄健，故事情节曲折动人，向读者介绍了许多异国风情，展示了许多绚丽多彩的异国人民的生活画面。

本书中凡属虚构的人物和地点，均以虚构的名字出现，而实有其人或实有其地的，则均以其真名出现。

——作 者

目 录

译者前言.....	1
第一部 安塔列斯.....	1
第二部 事 件	190

第一部

安塔列斯

1

不久前，在与阿根廷交界的巴西城市安塔列斯，进行过一次发掘。据内行人讲，出土的化石属于洪积世前的一种动物——犰狳。从古生物复原的形状来看，这是一种巨形犰狳，有完整的鳞甲，尾巴硕大，象根带刺的木棒，整个躯体和德国“大众”牌汽车差不多。据估计，在一百万年以前的冰河时代，大犰狳类和大獾兽类都曾在南美洲这块辉绿岩地区栖息。只有上帝才知道，今天的乌拉圭河是何时形成的。至于在新生代的哪个时期，人类才在巴西南部这个地区出现，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不过，种种迹象表明，这个问题从来没有使安塔列斯人费过心思。至今偶尔使他们感到愤愤不平的是，国内外的地理学家们从来未把安塔列斯城标入地图，仿佛上乌拉圭河的口岸中只有圣博尔雅才值得一提。市长、市议员和其他知名人士签署的备忘录，接连不断地发往“巴西地理统

计学会”，抗议这种公然无视安塔列斯存在的作法。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如泥牛入海，杳无消息。热隆西奥·阿尔布格尔盖神父在当地圣母教堂任职时，曾不止一次徒劳地向“南里约格朗德州历史地理学会”呼吁过——他本人是该学会的通讯会员。

非常明显，不管地理学家们是出于恶意还是无知，安塔列斯地区的首府——安塔列斯市，确实座落在这条大河的左岸。

下面要讲的事件发生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星期五。它使得安塔列斯一夜之间在南里约格朗德州、在巴西，甚至在整個文明世界名声大振，虽然这名声有点暧昧而且象朝露一样转瞬即逝。不过，这一事件似乎直到如今，仍未能打动那些铁石心肠的地理学家们。

荒诞不经、阴森可怖、骇人听闻——这些形容词均见于新闻记者卢卡斯·法伊亚为自己的日报——《真报》——所写的一篇文章中。这篇文章详细描述了那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日子。至于它为什么没有发表，我们将在适当的时候加以披露。这一切是如此荒诞离奇，以致热隆西奥神父在教堂里大喊大叫说“末日审判已经开始了”。在那人心惶惶、黑云压城的时刻，一位瞧不起自己故乡的、玩世不恭的小伙子嘟哝着说：“上帝干嘛在这个鬼都不下蛋的地方开始末日审判呢？”

不过，把还未讲的事情匆匆地说出来是不适宜的。我们还是尽可能简要、尽可能客观地追述一下安塔列斯及其居民的历史，以便对这出人类历史上也许是绝无仅有的滑稽剧的舞台、布景，特别是对它的主角和配角们有个清晰的概念。

2

迄今所知道的有关这个南里约格朗德州教区的最早的文献，是法国自然学家卡斯頓·贡特朗·德乌伯维尔所著的《巴西南部风光》（1830—1931年）一书。这位杰出的科学家在其旅行日记中写道：

四月二十日。今天上午，我们乘小船渡过乌拉圭河进入巴西境内。这些富有田园风光的绿色原野使人想起我们的外省。这里草场富饶美丽，牛羊成群。最初遇到的人，不管是白人或印第安人，都用狐疑的眼光好奇地望着我。这并不奇怪，他们有理由对我的服饰、外表，特别是对我的行装——装着在巴拉圭和阿根廷捕捉的鸟和笼子、塞满我踏上新大陆以来收集到的植物和岩石标本的各色各样的袋子——表示惊异。

上午十点左右，我们到了一个属于圣博尔雅区的名叫“平头百姓”的小地方。稀稀落落的十来间茅屋，座落在河边，不远处是这片土地的主人的住宅。主人颇有礼貌地接待了我。他年岁不大，体格魁梧，长着栗色头发和胡须，皮肤白净，仪表威严，喜欢高声说话，看起来是个习惯于发号施令而且要求别人绝对服从的人。他叫弗朗西斯科·瓦卡利亚诺。这个名字很可能来自“瓦卡”^①这个字，因为我觉得这不象个正经名字，很象是自己取的。瓦卡利亚诺先生的住宅比

① 瓦卡，即葡萄牙语“牛”。

别人的略大些。我用自己可怜的西西班牙语和这位先生谈话，他也用西班牙语回答我，有时也夹杂一些葡萄牙语。

吃午饭的时候，主人用大铁锅端来了拌有木薯粉的、全用动物油调的干肉（当地人叫“沙格”）。瓦卡利亚诺先生以为我是个货郎之类的人，所以当他发现我并没有带来烟草、食糖和盐巴等缺门货时，感到非常失望。我解释说，我是个科学家，但我的房东似乎不大相信。在他看来，只是为了逮些小动物，收集一些植物和石头之类的东西，不值得如此辛辛苦苦长途跋涉。

我发现瓦卡利亚诺先生对“河那边的人”并不喜欢，甚至持怀疑态度。如果考虑到还在不久之前，巴西曾为了占有所谓东部地区而卷入一场同阿根廷的战争的话，他的这种态度是不足为怪的。

我的向导十分健谈，对本地区和河两岸的人们非常熟悉。他断言，我的房东不仅从他祖父那儿继承了本省殖民初期葡萄牙王室赐予的封地，而且还强占了属于周围其他人的好几“勒夸”^①土地，把附近的一些牧主都吓跑了。这位向导还说在瓦卡利亚诺先生今天的牛群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他父亲乘邻国内战混乱之机，从阿根廷偷来的牛的后代。向导要我对这些话绝对保密，因为据他说，瓦卡利亚诺先生是个残酷暴戾、报复成性的人。

我得知，村上的印第安人都以为我是巫师，而房东家的工头却坚信我是奉教皇之命微服出访的主教，来这个地区为的是考究重振当年繁盛一时的基督教的可能性。但是，真正

① 勒夸，巴西长度单位，一勒夸等于6600米。

令我不安的还是在我们吃完饭之后，瓦卡利亚诺先生本人说的那些话。我在此全文转述如下：“你知道我是怎样对付最近到这里来的一位收税大员的吗？我叫人把他宰了，尸体扔到河里。”幸亏他在讲了这番话之后放声大笑起来，并且亲昵地拍着我的后背说，他是个好心人，相信我确实是一个收集植物和小鸟的人，因为“每个疯子都有自己的怪癖”。

整个下午我都在村子周围采集植物标本。睡觉之前，瓦卡利亚诺先生答应在第二天天亮时，给我来个“终生难忘的节目”。

蚊子搅得我几乎一夜不曾合眼。

3

四月二十五日，在太阳升起之前，我和房东骑马朝离村子不到一勒夸的草地驰去，在一片灌木丛旁下马，等待天亮。

太阳出来了。一片沼泽地展现在我们面前，里面浮游着各种各样的水鸟。我简直无法掩饰惊讶和喜悦，这是自然学家梦寐以求的啊！我一眼就看到逗人喜爱的苍鹭、红鹤、长腿鹭、水鸡、野鸭、水仙鹤，还有几只远看象鸬鹚、但要比一般的鸬鹚大的水鸟。我真想跑过去，在这鸟类大聚会的地方捉它几只。瓦卡利亚诺先生抓住我的胳膊，要我等一等，说是还有“更精采的东西”给我看。过了一会儿，他指着一棵离我们二十来米远的光秃秃的树，只见树枝上停着一只浑身雪白、线条优美的苍鹭，这时它正好把头转向日出的方向，挺挺身子，伸起长颈，象在为初升的太阳唱赞歌一样，

长啸一声。这声音有说不出的悠扬婉转，使人想起牧人哀怨的笛声。我不禁想到，上帝无比丰富而奇妙的想象力，给宇宙间增添了多少瑰丽的色彩啊！瓦卡利亚诺告诉我，印第安人把这种鸟称为“太阳笛”。

我们返回住地。那一天，我采集了不少草本和对生植物，以及在那片天堂般的草地上所碰到的其它植物的标本。主人好象对我产生了好感，因为当我提出能否借两条牛来代替那两只把我们的车子拖到那里已经疲惫不堪的牲口时，他非常爽快地答应了。

吃过晚饭，我们在住宅附近散步。我好象要酬报他上午为我安排了精采节目似的，指给他看四月十五日以后在南半球东方地平线上开始出现的天蝎星座。我把名叫安塔列斯^①的那颗美丽的星星指给瓦卡利亚诺先生看，并且告诉他这颗星尽管看起来很小，可实际上比太阳还大得多呢。我的房东默默地望了望南极星，未置可否。回到家时，他自言自语地说道：“安塔列斯，挺好的名字。不过，这对我来说，只能理解为有很多獭^②的地方。我们这块靠河的地方獭可多呢！”应他的要求，我把这个名字写在一片纸上。瓦卡利亚诺呆呆地看了一会儿，轻声地自言自语说：“对一个村子来说，倒是个再好不过的名字，比‘平头百姓’好听。”然后他把纸片放进口袋里，露出犬牙笑道：“不过，我不相信这颗星星真的会比太阳大。”

① 安塔列斯，葡萄牙语中南极星的意思。

② 安塔，葡萄牙语中是“獭”的意思。

4

另外一份很少为人们所知、但却非常重要的有关所谓安塔列斯的史前文献，是胡安·巴底斯塔·奥德罗神父写给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上司的信件。在这封注明写于一八三二年十二月四日的信中，这位传教士说，他渡过了乌拉圭河，到了“平头百姓”村，请求这片土地的主人，一位名叫弗朗西斯科·瓦卡利亚诺的先生，允许他为当地人举行婚礼和洗礼，并且得到了准许。现将这封信中的一段话抄录如下：

“这里住着许多土著，尤其糟糕的是他们尚处于罪恶的乱婚状态。村子里缺少白种女人，葡萄牙男人只好和印第安女人来往。他们没有为私生子洗礼，也不承认他们是自己的孩子。想到有朝一日这些孩子长大成人，由于无知而乱伦，我感到不寒而栗。然而，这个问题只好待上帝的慈悲之手去解决了。最近三天里，我主持了许多次婚礼，并为大批不信神的人——不光是孩子，还有成年人——举行了洗礼。昨天是礼拜日，我在露天举行弥撒，有许多人参加。看样子，瓦卡利亚诺先生对我们的宗教和别的教派并不尊重，但对我本人还算客气，甚至为我的传教工作提供种种方便。我怀着应有的尊敬问他是否不打算成家了。他回答说，几个月之内他将前往阿雷格里港，和一位名叫安热丽卡的姑娘——当地富有的庄园主的女儿结婚。”

5

婚礼肯定是举行了，因为在阿雷格里圣母院的旧档案中，查到了有关记载。

弗朗西斯科·瓦卡利亚诺同他的发妻总共生了七个儿女。特别使他高兴的是，头胎是个男孩，起名叫安东尼奥·马丽亚。

长子出生一年之后，弗朗西斯科·瓦卡利亚诺经历了一段颇为艰难困苦岁月。这期间，他多次面临失去土地、牲畜和其他财产的危险。当时正值所谓“叫化子战争”^①时期，成千上万的人手持武器起来反对帝国政府，而帝国政府的权力掌握在摄政王手里，当时的王位继承人唐·彼得罗尚未成年。

弗朗西斯科·瓦卡利亚诺在这场斗争中，态度暧昧。一方面，他确信革命事业是正义的。另一方面，起义者宣布成立“比拉底尼共和国”，又使他颇为不快。他这样对妻子说：“君臣如父子。成立了共和国，大家都成了孤儿啦！”

于是，瓦卡利亚诺象他的一位政敌后来不无恶意地宣扬的那样，采取八面玲珑、左右逢迎的态度。他时而接待革命军，时而接待官军，对双方提出的要马匹和粮秣的要求都一

^① 叫化子战争，又称“法拉波斯”战争，指一八三五年在南里约格朗德州爆发的反对帝国压迫的起义，起义者后来建立了“南里约共和国”。